

● 哲 学

从《纯粹理性批判》看“无条件”问题

严 昌 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列课部, 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严昌璞(1938—),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列课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原理与康德哲学研究。

[摘 要] “无条件”问题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它是认识论范围内特有的问题。它最能凸现思辨理性哲学的本质特性。“无条件”不是指“条件”的有无;而是穷尽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是指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的命题、原理、理念,是理性在认识范围内的“终极追求”。要把“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出现悖论。

[关键词] 无条件;条件;超验的;内在的;思辨理性;原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B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750-05

“绝对”与“相对”问题,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无条件”与“有条件”问题,赵凤岐先生早在《论绝对与相对》一书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作为哲学概念的“绝对”,最早出现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中;“无条件”问题,最先由康德提出,直至今日,是谓老。“绝对”问题,“无条件”问题,是思辨的理性科学中的最高问题,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追求,是谓大。老和大相结合,是谓难。我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常常为这个系列问题所困扰。虽然思索多年,但是每次提笔写到中途,却“一而再地要走回头路”(康德语)。直到去年才找到一个新的思路,写成了《对绝对范畴及相关问题的沉思》一文^①。在本文中,我将沿着康德所辟之蹊径,十分辛苦地攀登在“无条件”问题这陡峭的山路上。

证明”上,是一个具有“完备性”、“首尾一贯性”、“完全统一性”的理论体系,“以致牵其一发就不能不动其全身”。要把“无条件”问题从这完整体系中抽引出来,就不得不上溯到它的源头。

在《批判》一书庞大的体系中,康德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作为全书的纲,这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为了通俗起见,他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中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从纯粹理性得来的知识是怎样可能的?”“不过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不是指分析的知识,而是指综合的知识说的”^[2](第31—32页)。这一方面固然使读者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进一步摆脱对普通逻辑的依托,把“先验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说得更清楚。这些问题是:1、形而上学所研讨的,不是为了把以往的知识进行分析,使之明确;扩大知识才是它的真正目的。质言之,它要在“综合”的名称下,研讨一切理论知识是如何构成、又是怎样扩大的。2、它要检查人类理性的三种知识能力、知识源泉: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三种不同种类的理论知识。3、考查这三种先天的知识的“使用”、“构成”法则与“客观有效性”。4、审查这三种纯粹知识的真理性标准以及认识能力的限度。这样一来,“先验的主要问题就将分为下列问题作逐步答

要把“无条件”问题论述清楚,该从哪儿下笔?一开头就十分为难。这个问题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并且是在对人类理性本身批判到了最后阶段,即“最高的知识能力”——“理性”(狭义的:指不同于感性、知性的理性。实为思辨理性)时才出现^[1](第312页)。《批判》这一巨著,如康德所说,它在“结构”上、“命题本身及其

复:1、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3、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4、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2](第37页)。

纯粹数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来说,它之所以是可能的:首先,我们的感性具有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纯粹数学就是借助这种纯直观来先天阐明的知识。然后,使用这种先天知识去规定感觉的材料,使认识对象在事实上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对象就“符合这些感性的形式”而“被先天地认识”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回答了这一种类的知识之可能、如何可能。纯粹数学的真理性是很容易说明的,不仅直观本身是以“自明性”为依据的,而且当它使用于经验的直观(感觉)时,也就证实了它的“客观实在性”^[2](第103,47页)。

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人的知识是从感性开始。感性只提供直观,知性才管思维。知性用什么东西来“思维”、“连结”、“综合判断”自感官而来的知识质料,并使之构成成为必然的普遍有效的经验判断呢?判断的规则就是概念。知性的能动本性就是产生概念的能力。康德依托普通逻辑判断形式的分类,“详尽地”列举出知性的全部先天纯粹概念——范畴表^[2](第70页)。这就是知性用来进行综合判断的全部“先天原则”(最高规则就是原则),也就是使“自然界知识”成为可能的普遍法则。知性就是使用范畴(先天的思维形式)把知觉中感性材料包摄其下,综合或构成客观有效的“经验知识”。当然,这首先就回答了“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这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标准也有两个方面:第一,纯粹知性概念是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它先天地给一切可能经验立法,是在经验之中区别“真实性”与“假象”的可靠标准^[2](第174页)。第二,纯粹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由知性先天形成,却是为了使用于经验,并且一定要为经验普遍验证^[2](第103页)。

以上所论述的问题,是康德要在实际认识之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即先验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从哲学认识论高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这一部分“是构成形而上学基本目的的部分,其余部分(上面所述的两部分——引者注。)都不过是手段”^[2](第103页)。康德便从它的发源地——“理性”进行批判。考查理性本身作为一种知识“源泉”,是怎样产生“概念和原理”的?这种概念是否能用于经验?能否找到检验它的真理性标准?一般形而上学的“实质”、“特点”是什么,它是否有可能?在这一批判考查中,阐发了思辨理性科学中的“特有的原理”——“无条件”问题。

二

康德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感官开始,从感官前进到知性,而最后以理性为结束。”理性这种最高的知识能力也像知性一样,可以划分为“逻辑的能力”与“先验的能力”,并且逻辑能力(即间接推理。这方面的知识在逻辑学界早已成为定论。)将为先验能力提供研讨的线索^[1](第312—313页)。

理性的逻辑使用就是“三段论式的推理”。三段论式的推论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从大前提、小前提提到结论。这是“前推的”,由一般进到特殊;一是把结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看它是由什么知识推论出来的。这是“后溯的”,由特殊进到一般。理性所关心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请看!康德在此是怎样提出“条件”与“无条件”概念的,又是怎样从逻辑意义转变为先验意义的。

“理性作为知识的某种一定的逻辑形式的能力来考虑,乃是推理,即间接判断的能力(即把一个可能的判断的条件统摄在所予的判断的条件之下)。所予的判断就是普遍的规则(大前提)。另一个可能判断的条件在这规则的条件下的统摄就是小前提。把规则所说的应用于所统摄的事例的实际判断就是结论。规则在某一条件之下普遍地陈述某种东西。规则的条件是在一种实际的事例中实现的。所以,凡是肯定在那条件下普遍有效的东西,在包含那条件的实例中亦可视为有效。所以理性是通过构成一系列条件的知性活动来达到知识,……”^[1](第334—335页)。在后溯的三段论式的推理中,“条件”就是指的前前提。……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所决定,凡在可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利用“先行三段论式”来寻找条件的条件,于是理性的推理活动就导致复合三段论式。又由于理性追求的“唯一目的”是最大的普遍性,它就使“后溯的复合推理”即“三段论式的上升系列”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可是,不管怎样”,最后必须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系列的“总体”。任何一个前提条件在其逻辑程序上都是受条件限制的,“唯独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才是使条件的全体成为可能的。且反过来说,条件的全体本身总是不受条件限制的”^[1](第329页)。这就是“无条件”问题之端倪。

康德以“理性的逻辑使用”为契机,来发挥“理性的纯粹使用”,阐发了思辨理性使用“特有的原理”。这就是:“对‘通过知性所获得的受条件限制的知识’寻求无条件的东西,从而使受条件限制的东西达到完整的统一性。……所有条件的整个系列——其本身就是无条件的一个系列……”^[1](第318页)。在康

德看来,知性是“规则的能力”,理性则是“原理的能力”。知性构成知识的方式是以范畴作为规则,通过判断能力使感性中的“现象”(德文 die Erscheinung, 韦氏译为“出现”,其义指,在感性中呈现之象。)获得统一性。由知性的统一性形成的“经验判断”,它为理性推理提供所需的原初材料(即各前提条件)。理性不直接致力于经验对象,而是致力于知性。由理性的推理(即三段论式)给知性的杂多知识以一种先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称为“理性的统一性”。由理性的统一性形成的“理性的概念”,称“先验的理念”。就理性的使命而言,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把知性的经验知识,尽可能地沿着由特殊到普遍的方向,推到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去。而且,只有“上溯到无条件的东西,即上溯到原理,才是有用的”^[1](第 339 页)。由此可见,思辨理性的最大任务就是:“在推理里面,理性尽力要把各种各样的通过知性而得来的知识归结为为数最少的原理(普遍的条件),从而在推理中达到最高可能的统一性”^[1](第 316—317 页)。

可是,康德经过严谨、详尽地分析之后,对思辨理性范围内的这一“特有的原理”,提出了以下疑问和几种可能性:第一,像“‘一系列的条件……是扩张到无条件的东西的’,这种基本命题”,是否可以像知性的原则能使用于经验?抑或这种基本命题并没有“客观有效性”(不能普遍的、必然有效的用于经验);而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规范,用来一步一步上升到更高的条件以达到完整性,指导我们把多样性的知识达成最大可能的统一性?第二,是不是因为“无条件”的东西本来只是理性的一种终极追求,而我们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先验知识的基本命题。第三,“无条件的绝对全体”在经验之内是“永远不能达到”的。是否由于我们的草率,而在经验对象里“设定一系列条件的这种漫无边际的完整性?”第四,“无条件”的东西是通过三段论式推论而来,其前提条件是由知性提供的“经验的条件”,然而上溯到“最高条件”时,怎么会是“超验的”呢?这里面包含着哪些谬见和幻象^[1](第 319—320 页)?

一个人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就足已证明其明智与卓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真是“仰之弥高,又欲罢不能的事业”(借用康德语)!当我们熟读《批判》与《导论》之后,就会认识到,康德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前无古人的批判和研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在他那丰富的哲学思想中也存留着历史的局限性和严重的缺陷,如唯心论、不可知论等。对此我不能一一评论。窃以为,对于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来说,有两点是切中要害的:第一,他不能以实践为基

础来研究认识运动全过程,而是非常“孤立地”来批判“理性本身”。第二,康德在《批判》一书中虽有不少辩证法的议论,但在整体上和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还是形而上学的。

三

在上面,我们对《批判》一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了批判、检查,其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本文所列的“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围绕本文要研讨的“无条件”问题的原由而展开的。并力求用最简练的语言、作最一般性的概述和引证。根据我们的批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无条件”问题,实质上是认识论范围内特有的问题。它最能凸现思辨理性科学的本质特性。并用作“最高原理”^[1](第 319 页)来说明思辨理性哲学的各种“理念”和“原理”。按康德所揭示的人类理性的“本性”,在认识领域中就是追求“彻底性”、“穷尽性”、“完整统一性”。理性总是要把经验知识“扩充到极点”,使其达到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以形成理念或原理,不达此“目标”,理性就“绝不终止”。至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这一结论:“无条件”的本质涵义,是指穷尽了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是指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统一性的命题、原理、理念。“条件”则是指,一种理念、原理在其统摄下的“经验的条件”、“经验知识”、有限知识。到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条件”的内涵往往就被引申到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了。

第二,康德一再指出,由知性获得的知识 and 由理性得来的知识,不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都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他还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地指明了这种区别”,这对人类理性的研究“已经做了许多的贡献”^[2](第 105 页)。按照康德的观点,知性认识、纯粹自然科学与理性认识、思辨哲学实质性的区别是:知性的先天范畴的使用,“完全限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以内”,称为“内在的”。思辨科学它的原理“所要求的只是知性使用在经验的总和里的完整性”,而“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的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它就变成“超验的”。因此,任何理念在经验中都不可能找到与之相称的对象。它不能像知性的概念能使用于经验,它的“客观真实性”也不能由经验来“证验”。理念一经摆脱“经验的条件”的限制,越出了经验范围,就扩展到“自在之物”上去了。这样一来,就给理性本身带来不可避免的“诡辩”、“幻象”、“自相矛盾”。我们暂且避开这些繁芜的先验问题。在这位先哲的教导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把“实证

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思辨科学”的思维方式谨慎地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试以这个基本命题为例:“一切具体的事物和现象都是有条件的,只有‘有条件’这一点才是无条件的”^[3](第120页)。如果我们以“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把这一命题中的“有条件”与“无条件”解释为: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之条件的有、无,或者说成“需不需要”、“具不具备”某些条件。那么,这一命题就是一个悖论。既然一切都是“需要”条件的,怎么还有一点“不需要”条件呢?倒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用“思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矛盾便消除了。因为“无条件”是指这一命题是具有无限普遍性、穷尽性、绝对完整性的原理;“有条件”则是指在这一原理统摄下的经验知识,或对客观事物的条件性的具体反映。

第三,在《批判》的所有问题中,最后最难的问题,就是“内在的”与“超验的”、“条件”与“无条件”、“有限”与“无限”、“已知的”与“未知的”的关系问题。康德认为:“理性的概念(理念)是最大的概念”,它所包括的是“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的整体”,这就等于把这个理念“扩大到经验永远追不上的程度”。实际上经验只能接近它,而永远也不能达到它。同样的理由,当我们把“无条件”看成“一个系列的条件的绝对整体”,这在经验本身不过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假设而已。在康德那里,有两个难点是最为棘手的:一是,在三段论式中各前提条件是“经验的条件”,怎么由经验的条件推出不是经验的条件的“最高条件”呢?怎么能够由有限达到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呢?二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仅限于“感性世界”、可能经验的对象;“自在之物”不仅是它没有进到感性里来,而且我们也没有适用于它的“先天原则”来认识它。可是,从理性的自然倾向来说,它“永远不会满足”经验知识和受条件限制的东西。如康德所说,谁能忍得住不去追问:灵魂到底是什么?世界在空间上、时间上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问题。

康德费尽了心机,想出一个“界线”的概念,来解决这些矛盾^[2](第57节)。在“内在的”与“超验的”之间的界线上,通过经验知识来瞻望自在之物,但自在之物永远是未知者。正像我能够认识我用的这一只钟表,通过它可以想到钟表匠人,但不可以去追问匠人到底是谁。康德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抛弃一般形而上学对那些“超验的”、自在之物的认识,把它当作“一个合理的信仰”。从而形而上学就必须走出“思辨”,进到“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2](第168页)。

关于上述矛盾关系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就解决得比较彻底。他说:“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

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康德的根本缺陷在于,“他却不可老停滞在这种否定的成果里,……如果只认理性为知性中有限的或有条件的事物的超越,则这种无限事实上将会降低其自身为一种有限或有条件的事物,因为真正的无限并不仅仅是超越有限,而且包括有限并扬弃有限于自身内”^[4](第126页)。

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中,这一系列问题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就有限与无限、有条件与无条件的关系而论,我们可用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矛盾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有限中包括无限,“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5](第391页)。无条件并不是对有条件的一系列简单的否定和超出,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以,无条件包括着一切条件,又克服了条件的限制。康德把经验科学与“超验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4](第126页)。但是,他把二者绝对的割裂开来,使形而上学变成了与经验之完全隔绝的空中楼阁。他更不懂得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都是在“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完整的辩证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知识种类,以及对实践之不同意义的指导作用。

第四,关于理性哲学原理体系的特性和基本要求的问题。这是用思辨科学中“特有的原理”——“无条件”问题,把它作为“最高原理”来说明理性哲学中各原理时,还需明确的一个问题。康德在对“理性”的批判考查过程中,对此提出了以下四点:1、“理性的概念”(理念)只有在条件的系列中,上溯到无条件的东西,即上溯到原理,才是有用的^[1](第339页)。2、先验理念、原理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结与统一性,它把一切知识结合为一个体系^[1](第330页)。3、从原理而来的知识是通过概念而在普遍中认识特殊^[1](第313页)。4、“最高前提”,最高原理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一整个系列的有条件的知识,也必然是真的^[1](第336页)。笔者认为,这些特性和基本要求,不仅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仅以传统教科书中的世界是永恒运动和无限发展的原理为例,试看如何用“无条件”原理来说明这个系列的问题的。显然,这里所举之原理,是由经验知识经理性的思辨、推理能力,使它上升到“极点”,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普遍性、绝对完整性的结论。它穷尽了一切条件而不受条件限制,因此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它所统摄下的条件性的知识则是,其一,在现实中,作为“物质世界的根本属性”的

特殊表现形式、或暂时性存在状态,静止、不变、没发展,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二,每一具体形式的运动都是特殊的、有条件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思辨理性”的思维方式,而用“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运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静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样会出现悖论。试想,我们一边说,运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然而,一列火车从武汉驶向北京,机车的完好和路线的畅通,难道不是最起码的条件吗?

当我们进一步说明,任何事物和过程同时存在运动和静止两种态势时,由高一级的原理,可以直接推演出:这两种态势中,运动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静止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以此来说明二者的性质、趋势之不同。假如,我们离开了这“最高原理”的规定,在这里就无所谓谁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谁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最后,回到为什么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一公案上来。这一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在我们做了如此辛苦的工作之后,可以欣慰地说:迎刃而解了!因为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在矛盾运动中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前者与运动的趋势一致,后者与静止的趋势一致。根据上面两条原理的演绎,就必然的得出这个结

论。我们看,列宁的证明,是多么地敏锐而智慧:“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第 557 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注 释:

① 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4 期。

[参 考 文 献]

- [1]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2] [德]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3]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4]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俄]列宁. 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严 真)

Look at Infinite Condition From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YAN Chang-pu

(Department of Marxism & Leninism Course, South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 Chang-pu(193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and Kant philosophy.

Abstract: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mmanuel Kant proposed the question of “infinite condition,” which remains in particular in the sphere of epistemology, and peculiarities the inherent speculative reason. “infinite condi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of “with or without any condition,” refers to exhausting all conditions but freeing from any of them, which is the infinitely universal, absolutely unified proposition, principle and idea, which is also “the final pursuit” of the human reason in the sphere of knowledge.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speculative reason from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demonstrative science, or we will find a series of inconsistent subject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phere.

Key words: infinite condition; condition; transcendent; immanent; speculative reason; principle system